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六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暉撰

敬法篇第七之餘

謗罪部

惟今末世法逐人訛道俗相濫傳謬背真混雜同行
不修內典專事俗書縱有抄寫心不至殷既不護淨
又多舛錯共同止宿或處在門簷風雨蟲寓都無驚
懼致使經無靈驗之功誦無救苦之益寔由造作不
殷亦由我人逾慢也故敬福經云善男子經生之法
不得顛倒一字重點五百世中墮迷惑道不聞

法又大集經云若有衆生於過去世作諸惡業或於
於法或謗聖人於說法者爲作障礙或抄寫經法洗
脫文字或損壞他法或闇藏他經由此業緣今得盲
報又大般若經第四百四十四卷云佛言諸善男子善女人等
書寫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時頻申欠呿無端戲笑
互相輕凌身心躁擾文句倒錯迷惑義理不得滋味
橫事歛起書寫不終當知是爲菩薩魔事又大乘蓮
華藏經云受佛禁戒不護將來各言我是於大乘法
亦如冥夜各自說言我得佛法受鐵鏘地獄苦事難
述從地獄出瘖瘂聾盲不見正法阿難請戒律論云

僧尼白衣等因讀經律論等行語手執翻卷者依忉
利天歲數犯重突吉羅傍報二億歲墮麀鹿中恒被
摺脊苦痛難忍無記戲言捉經律論亦招前報或安
經像房堂簷前者依忉利天歲數八百歲犯重突吉
羅傍報二億歲墮猪狗中生若得人身一億歲恒常
作客栖屑不得自在又大品經云是人毀些三世諸
佛一切智起破法業因緣集故無量百千萬億歲墮
大地獄中是破法人輩從一大地獄至一大地獄若
火劫起時至他方大地獄中生在彼間從一大地獄
至一大地獄彼間若火劫起時復至他方大地獄中

生在彼間從一大地獄至一大地獄如是遍十方獄
彼間若火劫起故從彼死破法業因緣未盡故還來
是間大地獄中生在此間亦從一大地獄至一大地
獄受無量苦此間火劫起故復至十方他國土生畜
生中受破法罪業苦如地獄中說重罪轉薄或得人
身生盲人家家生旃陀羅家家除廁擔死人種種下賤
家生若無眼若一眼若瞎眼無舌無耳無手所生之
處無佛無法無佛弟子處生何以故種破法業積集
厚故又涅槃經云若有不信是經典者現世當爲無
量病苦之所惱害多爲衆生所見罵辱命終之後人
所輕賤顏貌醜陋資生艱難常不供足雖復少得麤
澁弊惡常處貧窮下賤誹謗正法邪見之家若臨終
時或值荒亂刀兵競起帝王暴虐怨家讎詰之所侵
逼雖有善友而不遭遇資生所須求不能得雖少得
利常爲飢渴唯爲凡下之所顧識國王大臣悉不齒
錄設復聞其有所宣說正使是理終不信受如是之
人如折翼鳥不能飛行是人亦爾於未來世不能得
至人天善處若復有人能信如是大乘經典本所受
形雖復麤陋以經功德即便端正威顏色力日更增
多常爲人天之所樂見恭敬愛戀情無捨離國王上

臣及家親屬聞其所說悉皆敬信若我聲聞弟子之中欲行第一希有事者當爲世間廣宣如是大乘經典善男子譬如霧露勢雖欲住不過日出日既出已消滅無餘善男子是諸衆生所有惡業亦復如是住世勢力不過得見大涅槃日是日既出悉能除滅一切惡業又法華經云若佛在世若滅度後其有誹謗如斯經典見有讀誦書持經者輕賤憎嫉而懷結恨此人罪報汝今復聽其人命終入阿鼻獄具足一劫劫盡更生如是展轉至無數劫從地獄出當墮畜生於無數劫如恒河沙生輒聾啞諸根不具告舍利弗謗斯經者若說其罪窮劫不盡

頌曰

教傳三藏

慈訓八因

含情普洽

機悟玄津

威揚夏烈

溫柔晞春

枯槁日久

光潤爽神

卷卽納福

舒卽慧申

思之不已

惟益惟新

實稱慈父

巧號能仁

周孔老教

孰與陶鈞

感應緣

略引四十一驗

漢法內傳經

撰述
晉濟陰丁德慎

晉汝南周閔

晉於潛董吉

晉會稽周璠

晉會稽謝敷

晉沙門釋道安

晉沙門釋靜僧

魏沙門朱士行

魏沙門釋志湛

魏沙門五侯寺僧

魏太和中內閣官

宋沙門釋慧嚴

宋比丘尼釋智通

宋沙門釋慧慶

齊沙門釋慧寶

梁南海何規

周高祖武帝

陳揚州嚴恭

隋初揚州僧亡其名

隋沙門釋慧意

隋沙門釋法藏

隋客僧不得名

隋沙門釋智苑

唐沙門釋道積

唐釋遺俗

唐福水史呵誓

唐隆州令狐元軌

唐沙門釋曇韻

唐益州書生荀氏

唐夫人豆盧氏

唐都水使者蘇長

唐邢州司馬柳儉

唐遂州趙文信

唐蓬州縣丞劉弼

唐洛陽賈道羨

唐吳郡人陸懷素

唐河內司馬喬卿

唐平州人孫壽

唐鄭州李虔

唐曹州濟陰縣經驗

漢法本內傳稱漢明帝遣蔡愔秦景王遵等一十八人至天竺國得摩騰法蘭等及佛經像還帝問法王出世何以化不及此騰曰天竺迦毗羅衛國者三千大千世界百億日月中心也三世諸佛皆於彼出乃至天龍人鬼有願行力皆生於彼受佛正化咸得悟道餘處群生無緣感之佛故不往也佛雖不往光相及處或五百年或一千年或千年外皆有聖人傳佛聲教而往化也時帝大悅又至漢末平十四年正月一日五岳諸山道士六百九十人朝正之次上表請與西域佛道較試優劣勅尚書令宋庠引入告曰此月十五日大集白馬寺南門立三壇五岳八山諸道士將經三百六十九卷置於西壇二十七家諸子書二百三十五卷置於中壇奠食百神置於東壇明帝設行殿在寺門道西置佛舍利及經諸道士等以柴荻火遶壇臨經涕泣曰人主信邪玄風失緒敢延經義在壇以火取驗用辯真僞便放火烧經並成煨燼道士等相顧失色有欲昇天入地種種呪術並不能得大生愧伏太傅張衍曰卿今無一可驗宜從西域佛法剃髮爾時外道褚善信等于時不答南岳道士費叔才等自感而死佛之舍利放五色光上空如蓋

都邑人士皆東西波遷閔家有小品一部以半幅八
丈素反覆書之又有餘經數臺小品亦雜在其中既
當避難單行不能得盡持去尤惜小品不知在何臺
中倉卒應去不展尋搜徘徊歎咤不覺小品忽自出
外閔驚喜持去周氏遂世寶之今云尚在一說云周
嵩婦胡母氏有素書小品素廣五寸而小品一部盡
在焉又并有舍利銀鬘貯之並緘于深篋未嘉之亂
胡母將避兵南奔經及舍利自出篋外因取懷之以
渡江東又嘗遇火不暇取經及屋盡火滅得之於灰
燼之下儼然如故會稽王道子就嵩曾云求以供養
後嘗暫在新渚寺劉敬叔云曾親見此經字如麻大
巧密分明新渚寺今天安是也此經蓋得道僧釋慧
則所寫也或云嘗在簡靖寺靖首尼讀
晉董吉者於潛人也奉法三世至吉尤精進恒齋戒
誦首楞嚴經村中有病輒請吉讀經所救多愈同縣
何晃者亦奉法士也咸和中卒得山毒之病守困晃
兄惶遽馳往請吉董何二舍相去六七十里復隔大
溪五月中大雨晃兄初渡時水尚未至吉與期投中
食比往而山水暴漲不復可涉吉不能泅遲迴歎息
坐岸良久欲下不敢渡吉既信直必欲赴期乃惻然

發心自誓曰吾救人苦急不計軀命尅冀如來大士當照乃誠便脫衣以囊經戴置頭上逕入水中量其深淺乃應至頸及吉渡正著膝耳既得上岸失囊經甚惋恨進至晃家三禮懺悔流涕自責俛仰之間便見經囊在高座上吉悲喜取看浥浥如有濕氣開囊視經尚燥如故於是村人一時奉法吉所居西北有一山高峻中多妖魅犯害居民吉以經戒之力欲伐降之於山際四五畝地手伐林木構造小屋安設高座轉首楞嚴經百餘日中寂然無聞民害稍止後有數人至吉所語言良久吉思惟此客言者非於潛人

山幽絕何因而來疑是鬼神乃謂之曰諸君得無是此中鬼耶答曰是也聞君德行清肅故來相觀并請一事想必見聽吾世有此山遊居所託君既來止慮相逆冒恒懷不安今欲更作界分當殺樹爲斷吉曰僕貪此靜寂讀誦經典不相干犯方爲卿比願見祐助鬼答亦復憑君不見侵尅也言畢而去經一宿前所芟地四際之外樹皆枯死如火燒狀吉年八十七

晉周璫者會稽剡人也家世奉法璫年十六便菜食持齋諷誦成具及頃轉經正月長齋竟延僧設受八

關齋至鄉市寺請其師竺僧密及支法階竺佛密令持小品齋日轉讀至日三僧赴齋忘持小品至中食畢欲讀經方憶意甚惆悵璫家在坂怡村去寺三十里無人遣取至人定燒香訖舉家恨不得經密益踰踏有頃聞有叩門者言送小品璫愕然心喜開門見一年少著單衣帙先所不識又非人行時疑其神異便長跪受經要使前坐年少不進期夜當來聽經比道人出忽不復見香氣遍一宅中既而視之乃是密經也道俗驚喜密經先在厨中緘鑰甚謹還視其鑰儼然如故於是村中十餘家咸皆奉佛益敬愛璫璫遂出家字曇嶷諷誦衆經至二十萬言

晉謝敷字慶緒會稽山陰人也鎮軍將軍輔之兄子也少有高操隱于東山篤信大法精勤不倦手寫首楞嚴經當在都白馬寺中寺爲災火所延什物餘經並成煨燼而此經止燒紙頭界外而已文字悉存無所毀失敷死時友人疑其得道及聞此經彌復驚異至元嘉八年河東蒲坂城中大災火火自隔河飛至不可救滅處戍民居無不蕩盡唯精舍塔寺並得不焚里中小屋有經像者亦多不燒或屋雖焚毀而於煨燼之中時得全經紙素如故一城歎異相率敬信

右此五驗
出真祥記

東晉孝武之前恒山沙門釋道安者經石趙之亂避地于襄陽注般若道行密迹諸經析疑甄解二十餘卷恐不合理乃誓曰若所說不違理者當見瑞相乃夢見胡道人頭白眉長語安曰君所注經殊合道理我不得入泥洹住在西域當相助弘通可時時設食也後十誦律至遠公云昔和尚所夢乃是賓頭盧也於是立座飯之遂成未則

西晉蜀郡沙門靜僧生小出家以苦行致目爲蜀三賢寺主誦法華經尋常山中誦經時至每感虎來蹲前聽部訖乃去常至諷詠輒見左右四人爲侍年雖衰老而翹勤彌勵遂終其業也

前魏廢帝甘露五年沙門朱士行者講小品經恨章句未盡以此年往西域尋求獲之彼有留難不許東返士行執經王庭曰必大法不傳當從火化便以貝葉經投火一無所損經乃放光舉國敬異便放達東夏卽放光般若經是也年八十亾依法火焚而屍不壞道俗異之乃具祝曰若真得道法屍應毀壞便應聲摧碎遂收而起塔焉

後魏末齊州釋志湛者住太山北人頭山邃谷中街

草寺省事少言人鳥不亂讀誦法華人不測其素業
將終時神僧寶誌謂梁武曰北方街草寺須陀洹聖
僧今日滅度湛之亾也無惱而化兩手各舒一指有
梵僧云斯初果人也還葬山中後發看之唯舌如故
乃爲立塔表之今塔存焉鳥獸不敢陵踐汗之

後魏范陽五侯寺僧失其名誦法華爲常業初死權
殮隄下後改葬骸骨並枯唯舌不壞雍州有僧亦誦
法華隱白鹿山感一童子供給及死置屍巖下餘骸
並枯唯舌不朽矣齊武陵世并東看山人掘見土黃
白又見一物狀如兩脣其中有舌鮮紅赤色以事聞

奏帝問道俗沙門法尚曰此持法華者六根不壞也

誦滿千遍其徵驗矣乃集持法華者圍遶誦經纔始
發聲此靈脣舌一時鼓動同見毛豎以事奏聞乃石

函緘之

右六驗出梁高僧傳并雜錄記

後魏高祖太和中代京內闈官自慨形殘奏乞入山
修道恩勅許之乃齋華嚴晝夜讀禮懺悔不息一夏
不滿至六月末髭鬚生得丈夫相以狀奏聞帝大敬

重之於是國中普敬華嚴厚尊恒日

見侯君素旌異記述

宋釋慧嚴京師東安寺僧也理思該暢見噐道俗嘗
嫌大涅槃經文字繁多遂加刊削就成數卷寫兩三

通以示同好因寢寤之際忽見一人身長二丈餘形
 氣偉壯謂之曰涅槃尊經衆藏之宗何得以君瓌思
 輕加斟酌嚴悵然不釋猶以發意苟覓多知明夕將
 卧復見昨人甚有怒色謂曰過而知改是謂非過昨
 故相告猶不已乎此經既無行理且君禍亦將及嚴
 驚覺失措未及申旦便馳信求還悉燒除之塵外精
 舍釋道儼具所諳聞也

宋尼釋智通京師簡靜尼也年貌姝少信道不篤元
 嘉九年師死罷道嫁爲魏郡梁羣甫妻生一男年大
 七歲家甚貧無以爲衣通爲尼時有數卷素無量壽

法華等經悉練擣之以衣其兒居一年而得病恍惚
 驚悸竟體剝爛狀若火瘡有細白蟲日去升餘燥痛
 煩毒晝夜號叫常聞空中語云壞經爲衣得此劇報
 旬餘而死

右二驗出
 冥祥記也

宋廬山有釋慧慶廣陵人出家止廬山寺學通經律
 清潔有戒行誦法華經十地思益維摩每夜吟諷常
 聞暗中有彈指讚歎之聲嘗於小雷遇風波船將覆
 沒慶唯誦經不輟覺船在浪中如有人牽之倏忽至
 岸於是篤勵彌勤宋元嘉末卒春秋六十二
 齊太原釋慧寶氏族未詳誦經得二百卷德優先達

時共知聞以齊武平三年從并向鄴行達艾州失道
尋逕入山暮宿巖下室似人居迥無所見寶端坐室
前上觀松樹見有橫枝懸磬去地丈餘夜至二更有
人身服草衣從外而至口云此中何爲有俗氣寶卽
具述設敬與共言議問寶云卽今何姓統國答曰姓
高氏號齊國寶問曰尊師山居早晚曰吾後漢時來
長老得何經業寶恃已誦博頗以自矜山僧曰修道
者未應如此欲聞何經爲誦之寶曰樂聞華嚴僧卽
少時誦之便度聲韻諧暢非世所聞更令誦餘經率
皆如此寶驚歎曰何因大部經文倏然卽度報曰汝

是有作心我是無作心夫忘懷於萬物者彼我自得
矣寶知爲異神也求哀乞住山僧曰國中利養召汝
何能自安且汝情累未遣住亦無補至曉捨去寶返
尋行跡不知去處寶自躬責爲人後達鄴敘之

右二
驗出

梁高
僧傳

梁有廣州南海郡人何規以歲次協洽月呂黃鍾天
監十四年十月二十三日採藥於豫章胡翼山幸非
放子逐臣乃類尋仙招隱登峯十所里屑若有來將
循曲陌先限清澗或如止水乍有潔流方從揭厲且
就寨攬未濟之間忽不自覺見澗之西隅有一長者

語規勿渡規於時卽留其人面色正青徒跣捨屨年
可八九十面已皺斂鬚長五六寸髭半於鬢耳過於
眉眉皆下被眉之長毛長二三寸隨風相靡唇色甚
赤語響而清手爪正黃指毛亦長二三寸著布帔下
赭有泥洹僧手提書一卷遙投與規規卽奉持望禮
三拜語規可以此經與建安王兼言王之姓字此經
若至宜作三七日慶齋若不曉齋法可問下林寺副
公副法師者戒行精苦恬憺無爲遺嗜欲等豪賤蔬
藿自充禪寂無怠此長者言畢便去行十餘步間忽
然不覩規開示卷內題名爲慧印三昧經經旨以至
極法身無相爲體理出百非義逾名相寂同法相妙
等真如言其慧照此理有若全印心冥凝寂故以三
昧爲名

見梁朝僧祐律師弘明集錄也

周祖滅法經籍從灰以後年中忽見空中如菌大者
有五六飛上空中極目不見全爲一段隨風飄飄上
下朝宰立望不測是何久乃翻下墮上土墻視乃是
小品經之十三卷

陳揚州嚴恭者本是泉州人家富於財而無兄弟父
母愛慕言無所違陳太建初恭年弱冠請於父母願
得五萬錢往揚州市易父母從之恭船載物而下去

揚州數十里江中逢一船載龜將詣市賣之恭念龜當死因請贖之謂龜主曰我正有五萬錢願以贖之龜主喜取錢付龜而去恭盡以龜放江中而空船詣揚州其龜主別恭行十餘里船沒而死是日恭父母在家昏時有烏衣客五十人詣門寄宿并送錢五萬付恭父母曰公兒揚州附此錢歸願依數受也父怪愕恭死因審之客曰兒無恙但不須錢故附歸耳恭父受之記是本錢而皆小濕留客爲設食客止明日辭去後月餘日恭還家父母大喜既止而問附錢所由恭答無之父母說客形狀及付錢月日乃贖龜之曰於是知五十客皆所贖龜也父子驚歎因共往揚州起精舍專寫法華經遂徙家向揚州其家轉富大起房廊爲寫經室莊嚴清淨供給豐厚書生常數十人揚州道俗共相崇敬號爲嚴法華嘗有親知從貸經錢一萬恭不獲已與貸者受錢以船載歸中路船傾所貸之錢落水而船没人不被溺是日恭入錢庫見一萬錢濕如新出水恭甚怪之後見前貸錢人乃知濕是所貸者又有商人至宮亭湖於神廟所祭酒食并上物其夜夢神送物還之謂曰倩君爲我持此錢奉嚴法華以供經用旦而所上神物皆在其前於

是商人歎異送達恭處而倍加厚施其後恭至市買經紙少錢忽見一人持錢三千授恭曰助君買紙言畢不見而錢在其怪異如此非一開皇末恭死子孫傳其業隋季盜賊至江都皆相與約勿入嚴法華里里人賴之獲全其家至今寫經不已州邑共見京師人士並悉知委

右一驗出冥報記也

隋開皇初有揚州僧忘其本名誦通涅槃自矜爲業歧州東山下村中沙彌誦觀世音經二俱暴死心下俱暖同至閻羅王所乃處沙彌金高座甚恭敬之處涅槃僧銀高座敬心不重事訖勘問二俱餘壽皆放還彼涅槃僧情大恨恨恃所誦多問沙彌住處於是兩辭各蘇所在彼從南來至歧州訪得具問所由沙彌言幼誦觀音別衣別所燒香呪願然後乃誦斯法不怠更無他術彼謝曰吾罪深矣所誦涅槃威儀不整身口不淨救忘而已古人遺言多惡不如少善於今取驗悔往而返

隋襄州景空寺釋慧意俗姓李臨原人南投於梁興仙城山慧命同師尋討心要專習定業後住景空於聰師舊堂綜業常住不事燈燭晝夜常明有鄉人不信乃請別院百日行道每夜潛往伺之舉家同見禪

室大明鄉人信伏率歸受戒開皇初卒預知其終端坐而化又襄陽開皇有法求禪師欲終七日七夜聞音樂異香滿寺因而坐終送向繖蓋山上露坐有同寺全律師臨屍曰願留神明待至七日滿至期全亾送屍末側求屍颯然摧變又有岑闍黎姓楊臨原人於寺西繖蓋山泉側造誦經堂每誦金光明經感得四天王來聽後讀藏經皆悉不忘計誦三千餘卷服布乞食鉢中之餘飼房內鼠百餘頭皆馴遶爭來就人鼠有病者岑師以手摩捋並皆愈之與同衆沙門智曉交頤招集禪徒自行化俗供給定學自知終日急喚汰禪師付囑上佛殿禮辭遍寺衆僧咸乞歡喜於禪居寺大齋日將散謂汰曰徃兜率天聽般若去汰曰第但前去我後七日卽來其夜三更坐亾至四更識神遍學寺寺相去十里至汰禪師牀前其明如晝云曉欲遠逝故來相別不得久住汰送出三重門外別訖來入房中踞牀忽然還暗呼弟子問云聞師與人語聲火通照三門並閉方悟曉之神力出入無間卽遣徃問果云已逝汰後七日無何坐終其髑髏全成無縫故知凡聖同居事不可別

右二出唐高僧傳記

隋鄜州寶室寺沙門法藏戒行精淳爲性質直至隋

開皇十三年於洛交縣韋川城造寺一所佛殿精妙
僧房華麗靈像旛華並皆修滿至大業五年奉勅融
併寺塔送州大寺有破壞者藏師並更修補造堂安
置兼造一切經已寫八百卷恐本州無好手紙筆故
就京城舊月愛寺寫至武德二年閏二月內身患二
十餘日乃見一人身著青衣好服在高閣上手把經
卷告法藏云你立身已來雖大造功德悉皆精妙唯
有少分互用三寶物得罪無量我今把者卽是金剛
般若汝能自造一卷令汝所用三寶之物得罪悉滅
藏師于時應聲卽答言造藏師雖寫餘經未寫金剛

般若但願病瘥不敢違命既能覺悟弟子更無餘物
唯有二衣瓶鉢偏袒祇支等皆悉捨付大德及諸弟
子並造般若得一百卷未經三五日臨欲捨命具見
阿彌陀佛來迎由經威力得生西方不入三塗

隋大業中有客僧行至太山廟來寄宿廟令曰此別
無舍唯神廟廡下可宿然而比來寄宿者輒死僧曰
無苦也不得已從之爲設牀於廡下僧至夜端坐誦
經可一更聞屋中環珮聲須臾神出爲僧禮拜僧曰
聞比宿者多死豈檀越害之耶願見護之神曰遇死
者將至聞弟子聲因自懼死非煞之也願師無慮僧

因延坐談說如食頃問聞世人傳說云太山治鬼寧有之耶神曰弟子薄福有之豈欲見先亾乎僧曰有兩同學僧先死願見之神問名曰一人已生人間一人在獄罪重不可喚來若師就見可也僧聞甚悅因起出不遠而至一所多見廟獄火燒光焰甚盛神將僧入一院遙見一人在火中號呼不能言形變不復可識而血肉焦臭令人傷心此是也師不欲歷觀耶僧愁愍求出俄而至廟又與神坐因問欲救同學有得理耶神曰可得能爲寫法華經者便免旣而將曙神辭僧入堂旦而廟令視其僧不死怪異之僧因爲說仍卽爲寫法華經一部經旣成莊嚴畢又將經就廟宿其夜神出如初歡喜禮拜慰問來意以事告之神曰弟子知之師爲寫經始書題目彼已脫免今又出生在人也然此處不潔不可安經願師還將送向寺言說久之將曉辭訣而去送經於寺杭州別駕張德言前任兗州具知其事

隋幽州沙門釋智苑精練有學識隋大業中發心造石一切經藏以備法滅旣而於幽州北山鑿巖爲石室卽磨四壁而以寫經又取方石別更磨寫藏諸室內每一室滿卽以石塞門用鐵錮之時隋煬帝幸涿

郡內史侍郎蕭瑀皇后弟也性篤信佛法以其事白
后后施絹千匹及餘錢物以助成之瑀施絹五百匹
朝野聞之爭共捨施故苑得遂功苑常以役匠既多
道俗奔臻欲於巖前造木佛堂并食堂寢室而念木
瓦難辦恐繁費經物故未能起作一夜暴雨雷電震
山明旦既晴乃見山下有大木松柏數千萬爲水所
漂流積道次山東少林木松柏尤希道俗驚駭不知
來處推尋蹤跡遠自西山崩崖倒漂送來此於是遠
近歎伏自非福力孰感神助苑乃使匠擇取其木餘
皆分與邑里邑里喜愧而助造堂宇須之畢成如其
志焉苑所造石經已滿七室至唐貞觀十三年卒弟
子猶繼其功殿中丞相李玄奘大理丞采宣明等皆
爲臨說之臨至十九年從駕幽州親問鄉人皆同不

虛

右三驗出
冥報記

唐釋道積至貞觀初住益州福感寺誦通涅槃淨衣
澡浴自爲恒式慈愛兼濟固其深心終于五月炎氣
鬱熱而屍不腐臭百有餘日跏坐如初道俗莫不喜
賞

唐釋遺俗者不測所住遊行醴泉山原誦法華爲業
乃數千遍至貞觀年因疾將終告友人慧廓禪師曰

比雖誦經意望有驗若生善道舌根不朽可爲埋之
十年發出若舌朽滅知誦無功若舌如初爲起一塔
生俗信敬言訖而終至十一年依言發之身肉都盡
唯舌不朽一縣士女皆共戴仰乃函盛舌而起塔於
甘谷岸上

唐郊南福水之陰有史村史呵誓者誦法華經名充
令史往還步涉生不乘騎以依經云哀愍一切故也
病終本邑香氣充村道俗驚怪而莫測其緣終後十
年其妻又殞乃發塚合葬見其舌根如本生肉乃收
葬斯表衆矣

唐貞觀五年有隆州巴西縣令狐元軌者信敬佛法
欲寫法華金剛般若涅槃等無由自檢憑彼土抗禪
師檢校抗乃爲在寺如法潔淨寫了下袞還歧州莊
所經留在莊并老子五千文同在一處忽爲外火延
燒堂宇是草覆一時灰蕩軌于時任憑翊縣令家人
相命撥灰覓金銅軸既撥灰開其內諸經宛然如故
潢色不改唯箱袞成灰又覓老子便從火化于時聞
見之者鄉村遠近莫不嗟異其金剛般若經一卷題
字焦黑訪聞所由乃初題經時有州官能書其人雜
食行急不獲潔淨直爾立題便去由是色焦其人現

撰述
在瑞經亦存京師西明寺主神察目驗說之

唐釋曇韻禪師定州人遊至隰州行年七十隋末喪亂隱于離石北千山常誦法華經欲寫其經無人同志如此積年忽有書生無何而至云所欲潔淨寫經並能爲之於卽清旦食訖入浴著淨衣受八戒入淨室口含檀香燒香懸旛寂然抄寫至暮方出明又如先曾不告倦及經寫了如法奉覲相送出門斯須不見乃至裝潢一如正法及至誠受持讀誦七重裹結一重一度香水洗手初無暫廢後遭胡賊乃箱盛其經置高巖上經年賊靜方尋不見周憶窮覓乃於巖

下獲之箱篋糜爛撥朽見經如舊鮮好

京師西明寺道宣律師以

貞觀十一年嘗至彼中目覩說之也

唐益州西南新繁縣西四十里許有王李村隋時有書生姓荀氏在此教學大工書而不顯迹人欲其書終不肯出乃毆之亦不出遂以筆於前村東空中四面書金剛般若經數日便了云此經擬諸天讀之人初不覺其神也後忽雷雨大澍牧牛小兒於書經處住而不澆濕其地乾燥可有文許自外流潦及晴村人怪之爾後每雨小兒常集其中衣服不濕至武德年有非常僧語村人曰此地空中有金剛般若經村

人莫汗諸天於上設蓋覆之不可輕賤因此四周欄
楯不許人畜往至今雨時其地仍乾每至齋日村人
四遠就處設供常聞天樂聲振哀宛繁會盈耳

右六
驗上

三寶感
通記

唐寶家大陳公夫人豆盧氏芮公寬之姊也夫人信
福每誦金剛般若經末盡卷一紙許久而不徹後一
日昏時苦頭痛四體不安夜卧逾甚夫人自念儻死
遂不得終經欲起誦之而堂燭已滅夫人因起令婢
然燈須臾婢還厨中無火夫人開門於家人坊取之
又無火夫人深益歎恨忽見厨中有然火燭上階來
入堂內直至牀前去地三尺許而無人執光明若晝
夫人驚喜頭痛亦愈取經誦之有頃家人鑽燧得火
然燭入堂燭光即滅便以此夜誦竟之自此日誦五
遍以爲常法後芮公將死夫人往視公謂夫人曰五
姊以誦經之福當壽百歲生好處也夫人至年八十
方卒於宅

唐武德中以都水使者蘇長爲巴州刺史長將家口
赴任渡嘉陵江中流風起船沒男女六十餘人一時
溺死唯有一妾常讀法華經船中水入妾頭戴經函
誓與俱溺妾獨不沉隨波泛濫頃之著岸逐經函而

出開視其經了無濕汗今尚存在揚州嫁爲人婦而
逾舊篤信

唐邢州司馬柳儉隋大業十年任歧州歧陽宮監至
義寧元年爲李密來枉被牽引在大理寺禁儉常誦
金剛般若經下有兩紙未遍于時不覺眠睡夢見一
婆羅門僧報云檀越宜早誦經遍卽應得出儉時忽
寤勤誦不懈便經二日至日午時忽有勅喚令儉釋
禁將向朝堂奉勅放免又儉別時夜靜房外誦經至
於三更忽然聞有異香儉尋香及問家人處處求香
來處不得然常誦念晝夜無廢至於終日計五千餘

遍

唐遂州人趙文信至貞觀元年暴死三日後還得蘇
卽自說云初死之日被人遮擁驅逐將行同伴十人
並共相隨至閻羅王所其中見有一僧王先喚師問
云師一生已來修何功德師答云貧道從生已來唯
誦金剛般若王聞此語忽卽驚起合掌讚言善哉善
哉師審誦般若當得昇天出世何因錯來至此王言
未訖忽有天衣來下引師上天去王後喚遂州人前
汝從生已來修何功德其人報王言臣一生已來不
修佛經唯好庾信文章集錄王言其庾信者是大罪

人現此受苦汝見庾信頗曾識不其人報云雖讀渠
文章然不識其人王卽遣人引出庾信令示其人乃
見一龜身一頭多龜去少時現一人來口云我是庾
信爲生時好作文章妄引佛經雜糅俗書誹謗佛法
謂言不及孔老之教今受罪報龜身苦也此人活已
具向親說遂州之地人多好獵採捕蟲魚遠近聞見
者共相鑒誡永斷煞業各發誠心受持般若迄今不
絕

唐貞觀元年蓬州儀龍縣丞劉弼前任江南縣尉時
忽有一鳥於弼房前樹上鳴土人云是惡鳥不祥之
聲家逢此鳥煞主不疑劉弼聞懼思念欲修功德禳
之不知何福爲勝夜夢一僧偏讚金剛般若經令讀
誦百遍依命卽讀滿至百遍忽有大風從東北而來
拔此鳥樹隔舍遙擲巷裏其拔處坑縱廣一丈五尺
過後看其風來處小枝大草並隨風迴靡風止還起
如故故知經力不可思議

唐洛陽賈道羨博識多聞尤好內典貞觀五年爲青
州司戶叅軍事爲公館隘窄無處置經乃以繩繫書
案兩脚仰懸屋上置內經六十卷坐卧其下習讀忘
倦日久繩爛一頭遂絕案仍儼然不落亦不傾動如

此良久人始接取道羨子爲隰州司戶說之云爾

唐吳郡陸懷素家貞觀二十年失火屋宇總焚爰及精廬並從煙滅有一函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獨存經函及標軸並盡唯有經字竟不被燒爾時人聞者莫不驚歎懷素卽高陽許仁則前妻之兄仁則當時目覩於後具自言之

右七驗出冥報記也

唐前大理司直河內司馬喬卿天性純謹有志行到永徽中爲揚州戶曹丁母憂居喪毀瘠刺心上血寫金剛般若經一卷未幾於廬上生芝草二莖經九日長尺有八寸綠莖朱蓋日瀝汁一升傍人食之味甘如蜜去而復生如此數四喬卿同僚數人並向餘令陳說天下士人多其知之

顯慶中平州有人姓孫名壽於海濱遊獵見野火焰熾草木蕩盡唯有一叢茂草獨不焚燎疑此草中有獸遂以火燒之竟不能著壽甚怪之遂入草間尋覓乃見一函金剛般若經其傍又見一死僧顏色不變火不延燎蓋由此也信知經像非凡所測孫壽親自說之

唐隴西李虔觀今居鄭州至顯慶五年丁父憂乃刺血寫金剛般若經及般若心經各一卷隨願往生經

一卷出外將入卽一浴身後忽聞院中有異香非常
郁然隣側並就觀之無不稱歎中山郎餘令曾過鄭
州見彼親友具陳說之

唐曹州濟陰縣西二十里村中有精舍至龍朔二年
冬十月野火暴起非常熾盛及至精舍踰越而過焉
比僧房草舍焚燎總盡唯金剛般若經一卷儼然如

舊曹州叅軍說之右四驗出冥報拾遺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六

校譌

第三紙四行求北藏作而

音釋

悖於禽切人名緒象呂切統系也煨燼煨鳥魁切燼徐乃切劇竭

切增也篋乞協切箱屬泅慈秋切泳也瑤都郎切坂甫版切愕逆各

甚也鑰弋灼切關牡輶于求切殮力驗切殮也閤衣炎切宦人主宮門者

擣都皓切鼃愚表切大鼃錮古慕切鑄瑤弋渚切隰席入切州

名糶如又切襍也

常熟居士嚴澍施贊刻此
法苑珠林第二十六卷
吳江比丘明覺對
甯唐士登書
溧水陶學恭刻
萬曆辛卯秋清涼山妙德庵識

田

